

雀聲鳥鳴不絕的午後陽光普照，春風輕溜溜地來到庭院，撩起朵朵繁花；掠過片片嫩葉，好比走馬看花地吹啊吹，使得幾片五彩循風輕轉於半空中。

成對的赤蝶於微風間玩耍，在那五彩間翩翩起舞、悠然自得，明目張膽的打開於白犬尖而挺地毛絨大耳旁，你追我趕下繞了一圈又一圈，直到玩累才慢悠悠地攀在耳旁歇息。

悄無聲息地一雙大手突然接近、張開、包住，陽光明媚轉瞬成了昏鴉滿遍，儘管那對蝶再後悔也已無濟於事。

「Don，妳喜歡蝶嗎？」

獨屬於成年男性的低聲細語聽著有些沙啞，穩重間是溫和、是耐心更是專注，沒過多停留在少女略是敏感的耳旁，小心翼翼包裹著赤蝶的雙手向下，虛握著擺到Donna面前靜靜等待回應。

文溫儒雅的舉止也好、沉著穩重也罷，所有行為的點到為止，都更勾出少女青澀的情竇初開，不禁意地觸碰暈紅大大的耳尖，甚至撩撥起那早亂得不像話的心弦，迷得昏頭亂象間她只敢垂眼點頭，不發一語卻亦默許那人有意無意的示好。

「那、張開手吧，該給乖孩子一點獎勵了。」

聞聲剎那，滿臉羞澀早滾紅那白嫩的雙頰，不習慣曖昧更對稱讚不敢相信的少女慌了，眼神左閃右飄地，始終沒敢再與身前人兩眼對視，循著害臊她撇開頭，雙手卻乖順的止不住服從，抬起、攤開於自己胸前。

「啪噠——」

重而濕的聲響異常詭譎地落在掌心，一股黏膩的寒涼隨後刺過肌膚冰得人很不自在，十指輕捏只覺又軟又爛的噁心至極，納悶下她回首望去，**栗棕色間一抹豬肝紅隨即倒映入眼簾。**

這是什麼……東西？

巴掌大的肉團躺在掌心看似被撕得亂七八糟，就像誰飽餐一頓後所剩下的殘渣般，連那黏稠的血液都還於本該溫暖的大手間牽連未斷，腐肉腥臭更是後知後覺的竄入鼻中，使那前所未有的作嘔感逮到機會死死扒在喉頭，久久消散不去。

隨即她大力甩手試圖扔掉肉塊，不料那雙大手又一次伸來、捉住、壓緊，強迫那團肉鎖在Donna掙不開的兩手間，用力一握，腐汁與腥血循著指縫爆出，臭液流淌而下間爛肉成碎沫般黏糊於掌心。

突然兩手發癢的不得了，盯睛一看，幾隻白嫩的蛆蟲循著肉沫鑽出，似是方才還津津有味的啃食腐肉般，各個都肥美又有活力的不得了，對此，無論身心靈都完全接受不了的Donna，試圖抽開手向後大步退去，可牽制自己的大手卻始終未鬆手。

怕得大喘間那雙本該溫和、令人動心的手，怎麼愈看愈眼熟的變了個樣似的，就好像，那是雙與自己大相逕庭的，她想忘，可花了大半輩子始終都忘不了的——

這 怎麼 會 是

我 那 該

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

的 哥哥 的 手 ？

「Dave·Merkel——！你怎麼還敢出現在我面前！」

怒斥霎那她恨得抬頭，一雙眼死死瞪向身前不知何時換了的人，要不是雙手被牽制，Donna真恨不得立刻張牙舞爪的去抓爛，甚至咬爛那張天殺與自己有幾分相像的臉，可儘管她再怎麼怒火沖天都阻礙不了Dave的行動。

Dave不過是冷著一貫令人生厭的臉，扯起那張看幾百次依舊噁心的笑容，無賴的挑眉似是挑釁般，不管不顧地用力一扯，將Donna被迫壓滿爛肉的手強行掰開，隨之肉沫與蛆蟲掉落滿地，儘管如此，仍有不少落網之魚還攀黏於掌心。

不給妹妹再次開口的機會，猛然一踐，便迫使那滿是臭液的掌心，朝少女自己的嘴巴死死貼去，使殘餘碎肉與蛆蟲不斷蠕動於唇前，迫切尋找任何可趁虛而入的破口。

此舉嚇得Donna倒抽一口氣地胡亂踢腳，無助下卻也只落得一場空，過分噁心下幾滴生理淚水被逼出，連那驅之不去的作嘔感都再次逼近，連連噁心間她張著利爪死命在Dave手臂上，抓出一條又一條鮮紅的爪痕。

直到被抓得厭煩了，那肚子才被揮上重重一拳，剎那本能反應促使她疼得張口，卻讓腐肉與蛆蟲找到空隙鑽入口腔，再也忍不住的噁心感隨即蜂湧而出。

然而，口部依舊被那隻該死的手封住，湧出的嘔吐物被迫鼓在嘴內下不去也出不來，只得於吞了又吐、吐了又吞間反反覆覆，甚至幾度嘔酸水卡在喉頭，燒得Donna近乎要喪失理智似的抓狂。

也不知過去多久，最後，在滿腔嘔吐與腥臭間，她喪失力氣著癱軟於那雙施暴的手上，雙眸生死不如著失去最初的生氣，循著生性最後的倔強，無力卻依舊憤恨地瞪向那奪走她一切的親生哥哥，張口，語氣輕的不得了卻亦如詛咒般，呢喃道：

「我恨你，Dave·Merkel，我會恨你一輩子……」

...

夜半猛然睜眼，那臉蛋上不知不覺間早爬滿淚水，面對惡夢初醒是痛苦抑似解脫，臥坐於柔軟大床上的Donna雙手搗臉，刻意壓抑聲音的她哭著哭著，就又蜷縮回那本該溫暖的被窩中。

面對這樣的夜晚無人傾訴，她更無心靈之物可寄託，只能一而再再而三的任由噩夢與苦痛，一點一滴侵蝕自己心靈，最終獨自於近乎恐慌的抑鬱間度過整夜。

就如夢中所言，她恨她的哥哥，卻也恨著始終無力反抗的自己——

Donna·Merkel，一個花一輩子都離不開噩夢的可憐女孩。